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八百四十一

歷代陵

太昊墓宛丘在陳州

女媧墓趙城縣東南在晉州

炎帝墓長沙在潭州

黃帝墓橋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

冢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

山隋改爲羅川 宋坊州

顓頊墓鮒河縣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

門廣陽里中山海丘曰顓頊墓鮒魚山之陽九嬪

葬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墓濮陽頓丘城南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

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墓城陽穀林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劉向曰堯
墓濟陽丘壠山 宋郛州

虞舜墓九疑山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共山九
谿皆相似謂之九疑傳曰舜墓蒼梧象禹之耕或
田二妃墓衡山 宋永州

夏禹墓會稽史記興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墓焉
命曰會稽 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
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骨德封功因更
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墓華棺穿壙深七尺上無
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 呂
氏春秋曰禹墓會稽不煩人後墨子曰禹墓會稽
衣裘三領桐棺三寸地里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
相傳以爲下有卽烏耕田也索隱曰華棺者以華

為棺謂蓬蒿而飲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
臣子乃以蓬蒿裹尸乎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山南一十三里廟在縣
東一十三里

殷湯塋汾陰皇覽曰湯冢在方陰曼縣北東郭吉州
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宋河
中府 自少昊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
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塋大名內黃縣東南

武丁塋陳州西華縣北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
詔給陵三戶歲一享

周文王塋京兆咸陽縣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平
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塋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在京
兆長安鎬聚東社中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
祭如太昊

成王塋京兆咸陽縣

康王塋京兆咸陽縣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
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桓王塋浥池縣東北

靈王塋河南城南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塋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塋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以上四墓宋乾德
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秦二世塋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椁廣曰

一作銅銅鑄塞

正義曰類師古云三重之果言

至水也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減滿之王
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
冢中臧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所有穿逝者射
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輸
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文魚膏爲燭徐
廣曰人魚作鮎脚正義曰廣志云魚聲如小
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
人魚似人形長尺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村木
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以人魚膏
爲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今帝王
用漆燈冢中人不臧度不臧者久之正義度音
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不宜皆

令從死者甚衆塋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
知之藏 卽泄大事畢以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
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工匠藏 無渡出者
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
餘正義曰閔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
使東西流有土無 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
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一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
曰驪姬此言多黃金其南多羨玉曰藍田故始皇
貪而塋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
萬人作陵塋以章程三十七歲鑿水泉絕之塞以
文石致以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
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

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
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安故太上皇在櫟
陽十里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郝櫟陽因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
故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訾三百萬
以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
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群臣皇
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

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
牲什上者將軍四十斤服虔曰斤上壙上也如淳
曰斤開也開二地爲冢壙故以開斤言之鄭氏曰
四十金四十斤金 晉灼曰道上一二千石賜錢二
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下凡言 金真金也不言黃
謂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
以下至佐使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冢於
長陵後世世徙更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無併
之冢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嘗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
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爲園郎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寢食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一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漢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應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上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葬令郎中令張武爲漢土將軍如淳曰主穿衰寢瘞事也師古曰川壙出生棺也下己而寢之又卽以爲墳故云漢土復還也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殯梓宮漢土爲將軍武乙己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一十日也霸陵在長安南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
募徙陽陵

後三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

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戶徙民與長

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任陵也本槐里

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公將植
僖宮尖亳社災天皆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
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理亦不當立與魯史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辰葬茂陵自崩
至葬凡一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興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理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林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漢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長此崩陵中至不潔容物由霍光贈於大休奢侈過度也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葦諸下禮物

昭帝太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
預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款以求利非民臣
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辰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
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
三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邑皆取
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戶至五萬
戶

元帝永光四年分記陵屬三輔以謂城壽陵亭部原
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
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
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

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旅
虛耗之害閭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
民寧氏亦勞上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
爲初陵者物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
搖之心布告天下令名知之

堯堯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
至葬五十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有司言乘
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
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
陵司馬殿門內上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
土疏惡終不可成朕唯其難恒然傷心夫過而不
可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

下母有動搖之心也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
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
妄為巧詐積土增

賦歛繇役興卒暴之性卒

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帝侍閤前
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
白宜早止徒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閤韋公卿議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閤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閤前
賜爵閤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為閤內侯食邑千
戶閤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
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
郡

陳湯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決
徙茂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

營之萬年興湯議以為武帝時工務先以所作數
可以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
陵賜爵關內侯任大匠米烏延年以勞苦秩中二
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
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
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初
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 諸
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奴規良田役使貧
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衆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
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
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
自號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
有司議皆曰昌陵因旱為高積土為山慶便房猶

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之靈淺外不固卒
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熬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
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
空虛下至家底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
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以有十年功緒宜遠漚故
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將營起昌陵數年不
成漚遂歸廷陵制度奢泰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
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側意悽愴悲懷顧謂
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紆絮斷諫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憾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

以新藏之中野不封不樹沒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棺槨之作自皇帝始皇帝塋于橋山堯塋齊陰丘
壠皆小塋且甚微舜塋蒼梧二妃不從禹塋會稽
不改其列殷湯無塋陵文武周公塋於畢黍稷公
塋於雍橐米宮祈年館下榑里子塋於武庫皆無
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塋之此誠
奉安君父忠孝之志也夫周公武王弟也塋无甚
微孔子塋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過雨而崩弟子修
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
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
穿不及泉歛以時湊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辨曰

骨肉之歸復於土命也視氣則無不知也夫嬴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
子於理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齊而忠臣
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為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后榑仲尼曰不知運朽秦相
呂韋集知畧之事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
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為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
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葬於驪
山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
里有餘石榑為冢館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
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戒之變棺榑之虎宮親
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羅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饒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
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
掘其淺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
火燒其藏榘自古至今鑿未有威如始皇者也數
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彌厚者鑿彌薄知愈深者鑿愈微無德寡
知其鑿愈厚丘壘彌高宮室愈虛發掘必速由是
觀之明暗之效鑿之吉凶照然可見矣周德既衰
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削下章言
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炊築臺囿春
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純是則奢儉
之德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

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其日迫卒功費大萬百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其慙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之到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甚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興暴秦亂君競爲奢侈北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塋以儉安仁可

以爲則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
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羨底書奏上
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
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己卯葬於延陵自崩
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
崩至葬凡五十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潁
曰陵上有宮塙象生制度爲殿屋故曰殿中師古
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廣中象正殿處

六月己未義陵寢神衣在抑中丙申旦衣在外牀

上寢令以急變間用太平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塋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塋儀以木爲重九丈廣容八歷裹以蓐席
中門喪帳皆以輦車皆去輔輜疏布惡輪走卒皆
布構幘太僕四輪輶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
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
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浸
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畧載前漢
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
北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一十三丈堂壇高三丈
墳高一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
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
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侈車

石外方立先開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等設伏
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
賜親屬功臣後書音義曰顯頭也漆以頭向內所
以為圓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
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
馬然後錯渾雜物杆漆繒綺金寶米谷及埋車馬
尾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貴幸者
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
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豢熊皮玄衣朱常執戈楊
旛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
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布之兒壙穿地中也方良周兩也天子之梓
柏黃腸為累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晝日月升龍書旒
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
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
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自車南北面
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
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
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有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
空張華以問傅士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
檢校果然是之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
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為謂明器知喪道
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

行南端為上筭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筭器
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
麻一菽一小豆一鬴三容三升醢一醢一醢一鄭
玄註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拊覆以瓠
布甒二容三升醢一酒一載以木拊覆以功布瓦
灯一彤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
曰獾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獾猶侯也侯物而
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而
獾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等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
細毛獾也彤方一厄八年八鄭玄註既夕曰半盛
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註既
夕曰槃也盟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簠鍾
四無簠尔雅曰大鍾為之鋪鄭璞註曰書曰笙簠

以間亦名鐃磬十六無簋禮記曰有鍾磬而無
簋鄭玄曰不懸之也塹一簫四笙一篴一祝一歌
一瑟六琴一笙一吹候一札記琴瑟張而不平字
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箬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
後器鄭玄曰箬矢箠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足鄭
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
憲瓦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客五升甌勺一
客一升瓦簋九瓦大杯十六客三升瓦小杯二十
客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搏二客五升甌勺二客一
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
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
司徒跪曰諸進贈侍中奉持鴻同贈王珪長兄四

寸薦以紫中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縵周緣贈幣玄
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贈美道房
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
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
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
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美道
半逢上欽下昱前叩頭言礼天子鴻洞以贈所以
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还
客根居游載客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客車
王帳下司徒跪曰請就握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礼
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
紅还宮及廬立主还礼桑大主尺一寸不書謚虞

禮畢附於廟如禮漢舊儀日高帝崩三日小
歛空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
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縣絮以彰外以皓木
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 壙中
主居其中央七十大歛棺以黍飯羊舌祭之
壙中以莖收主為木函藏廟大室中西牆壁
暗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
履几杖竹籬為傭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
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
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
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二尺崇廣四尺先大
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徒會
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解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鮮小紅服纖服留黃冠常冠
近臣及二千石以十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
每變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
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礼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美道開通皇帝謁
便房太常導至美道去杖中常侍受捫至前
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道出中常侍授杖非
車婦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礼諸郊廟祭服
皆不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
晏服皆封之篋筭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直陵令視
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者一十

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有一高廟遂有事于者十

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有一高廟遂有事于者

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于十一陵以後

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
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
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廟詩稱寢廟
亦亦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至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以為新物泰始出寢起於

薨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
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
陵乃大牢祠自雒陽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
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餼大官送
用物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令漏
理彼杭具鹽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 故号壽陵
取長安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宸
無慮所用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無慮
都几也謂諸陵都几制廣也帝曰古者帝王
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
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者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罵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塋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
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虛皆在周垣內提封田
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出記曰在
臨平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
中原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明元年正月帝塋率公卿已下朝於原
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旧有上陵
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
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

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礼中節之為當也則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拆喪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簋簠豆尊彝鼎俎惟礼之循時兢兢業業監于先武成憲損盜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樞將發放殿驛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鍾鼓天子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宦者省太后魄車終事太后夫人子孝思不忘則專于廟享而已矣蓋慕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忘也廟以宅

神而致之是不神也此聖人致礼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也既以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泰臬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義体魄為有之屋廟祐而不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為礼也夫喪葬明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為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即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寢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称吾之不忍也原情至

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礼中節
之為當也則明帝此卒蓋生於原廟蔡邕不
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遵豆
尊彝鼎俎惟礼之循時競競業業監于光武
咸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
主何以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樞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
位黃門鼓吹三動鳴鍾鼓天子率哀女侍史
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宦者省太后魄車
駕路青月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
率大將軍婁參乘太僕婁御率導公卿百官

如天子郊園薄儀後和熹鄧后塋案以為儀
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
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案厯明旦吉遂率百
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
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
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塋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帝
王始記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
里帝以求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崩其月壬
戌日塋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

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杵水脯糈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
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弄兵作者以
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顓節陵起縣邑有平王蒼上疏
諫曰切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
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栽流水而
己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
儉省古者丘壠且不歆其著明况築郭邑建
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
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

園寢在東園寺刹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
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
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
月癸卯葬

和帝直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門右殿中虛在行馬內寢殿圍
省在東園寺刹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
二十畝二百步帝王始紀曰在雒陽四十一
里帝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
申葬

殤帝康陵山方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
出司馬門寢殿鍾虛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
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三頃一十九

畝二百五十步帝王出紀曰高五丈四尺去
雒陽四十五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
九月丙寅塋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一十五丈無周
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中虛在行馬門
內寢殿園省寺利舍在殿東提封田一十八
頃五十六畝三十步帝王始紀曰在雒陽西
北去雒陽一十五里帝以

午崩九月 塋

四年 月庚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中虛在司馬門內寢
殿園省寺利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
畝三十畝帝王始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

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冲帝懷陵山方三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刹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步帝王始紀曰西北去雒陽一十五里帝以永加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日葬

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冠賊軍興用費加陪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出門寢殿鐘虛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

殿北提封田一十二頃五十畝因寢為廟
帝王始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帝
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日崩十月乙卯日
葬

桓帝宣陵帝王始紀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
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
二月辛丑日崩次年二月辛酉日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
外戚家婦女群臣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
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
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坐具言
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嘆曰吾聞
之古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

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則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礼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塋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礼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始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以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塋

獻帝禪陵帝王始紀曰在河内山陽之濁城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魏武帝崩遺令無藏金玉珍寶高陵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崩二月丁卯日塋

文帝皇初二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

帝自作制終曰礼君國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体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歆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礼不墓祭歆存亡之不黥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壙不食之地歆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常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灵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歆孔子歷級

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塋君子謂華
元衆莒不臣以為弃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
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
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
以利之明帝孝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
尼立明釋之之言鑒華元衆莒明帝之戒存
其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是焚如之刑
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原塋封樹桑柘為我
戒不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知國
者有終沒皆塋澗西前天以表其處夫蓋齊

塋蒼梧二妃不從延陵塋子遠在羸傳魂而有灵無不知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為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省

按武父子遺令俱欲薄塋始傳曹公疑冢七十有餘其防患始矣秦始皇高齊神武俱厚塋且敕匠徒以滅口然易代之後不免發掘三人俱英雄而末著識達則曹為謨云

始武帝塋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奠至黃初三年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

先帝高平陵上殿皆燬壞車馬还瘞衣服藏府
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章上陵之礼及齊王
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七年帝崩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祭從事五
月丁巳崩六月戊寅日葬

明帝將送葬曹真陳郡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
止

孫盛曰去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
道於斯為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
以義感之情猶尽臨逐之哀况乎天性發中
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帝
原厚葬君子以弃若於惡群等之諫弃孰甚
焉

明帝景初二年帝崩葬高平陵二月丁卯日南
癸卯日葬

帝崩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
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
曰禮稱曾孫其謂國家也苟爽鄭玄說皆云
天子諸陵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案漢
既葬客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以
存所服王肅禮容無容也之制今須客衣還
時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藝服
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知
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
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
京故則今服也事曰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

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
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礼不墓祭而
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羊東向百辟計吏前
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灵聞之時
蔡邕以為礼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
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
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詢先帝弃天
下之日便以周年思墓煩毒入詣陵瞻待以
尽哀憤王者具行備安王孚尚書令裴秀等
奏陛下至孝哀麻雖除哀燉蔬食有損神和
秋鄴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催傷宜降芳
聖情以尉万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叙哀

憤赫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
其以縗經行詳見國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
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晉平陵然遂不
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

晉尚書問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札無吉駕
象生之旆四海遐客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
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
夫輒除鼓吹吉駕國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
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
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旆遺車又
葬執從方相衣裳此國簿所從出也今之
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餘鼓吹吉服可設

而不作擊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函函
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遵從之文愚按禮
莖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仲大夫
公孫蔓卒天子追賜大駱使以行禮又士喪
禮又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
既有吉駕則宜有道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
從設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
辰杜云九仞旒委也杜元 喪服 集云這
車易以奉牀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
練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
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後人之旁歌聲哀
切送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權愴非經典所

制違礼設御牧義方在疆墓不宜以歌為名
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以倡和而為摧
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
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礼如旧詔從之
矣

武帝崩葬峻陽陵四月己酉日崩五月辛未日
葬

惠帝崩葬太陽陵十一月庚午日崩十二月己
酉日葬

元帝崩葬建平陵明帝徙跣至于陵所永昌元
年閏十一月己丑日崩次年二月葬係太寧
元年

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辟陵之事蓋曰義同
矢執率情而奉也成帝時中宮 年年拜陵
議者以為非礼遂上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
拜陵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
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事應展
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变服单衣煩
瀆無准非礼也及安帝元吳元年左僕射桓
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吳非晉舊典積習生
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王拜陵
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旧

明帝崩塋武平陵七月戊子日崩九月辛丑塋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太行皇后
陵所作凶門栢廕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

所處凶門相歷大為繁費停之接幕護說以
二瓦器始死之際繁於木裏以常席置庭中
近南門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
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惡重
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
即古弔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
宜崇飾陵中惟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曰選
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挽卽詔又停之
也

成帝崩葬吳平陵六月癸巳日崩七月丙辰日
葬康帝徙行送喪至閭闔門乃升素輿至陵
所

康帝崩葬崇平陵九月戊戌日崩十月己丑日
葬

穆帝永和八年峻平崇陽二陵崩景帝文帝陵
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
陵

穆帝崩葬武平陵五月丁巳日崩七月戊午日
葬

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日崩三月壬申日
葬

簡文帝崩葬高平陵七月己未日崩十月丁卯
日葬

孝武帝崩葬陵平陵九月庚申日崩十月甲申
日葬

安帝義熙十二年刊俗北伐泰時姚光以洛陽
降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安帝崩葬休平陵十二月戊寅日崩正月庚申
日葬

恭帝崩葬平陵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天二尺
皆施跗樹於壙中造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
泥為車踈布輻四而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造
奠牢肉斬取骨脰車各一枚

武帝崩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五月癸亥
日崩七月己酉日葬

武帝母孝懿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
處今可於塋域之外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

開別塋與吳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
孝皇之 塋礼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
須付塋至今古称后遺今云

文帝每歲正月謁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
寧長寧陵

文帝崩塋長寧陵二月甲子日崩三月癸巳日
塋

孝武帝崩塋丹陽秣陵縣巖山景 陵五月庚
申日崩七月丙午日 塋

明帝崩塋臨沙縣莫府山高寧陵 月己亥日
崩 月戊寅日 塋

齊高祖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塋於武進
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内外反吉三月壬戌崩

四月丙午日葬

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日崩八月丙寅日葬

明帝崩葬吳安陵

梁武帝崩葬修陵五月丙寅日崩十二月乙卯日葬

簡文帝崩葬莊陵十月壬寅日崩次年候景平以四月乙丑日葬

陳末定三月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郊大廟奏告不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以稱某謚皇帝遺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

博士知礼仪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
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
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某謚皇帝登輜輶伏
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既在院遣祭不應
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儀
以傳無窮詔可

武帝崩六日成服而朝臣共議大行皇帝灵生
俠御之衣服本備喪礼按果詔明太子薨成
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帷著履不異此即可
擬愚謂六日成服俠灵坐頃服縗經中書舍
人黎景厯江德藻謝峽等同師知議時以二
議不同乃啓取注丞徐陵決断陵云因簿吉
部五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

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纁經者言
公卿胥吏並服纁經此與梓宮部五有何差
別若害文物並吉引事者凶豈容杖經而奉
章蓋纁衣而升玉露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
靈筵衬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
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與者儀服無變從梓
宮者皆服苴纁愛志士札悉同此置此自是
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謂梓宮灵辰共在西
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愛自胥吏上至
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纁經按梁昭明太子薨
略是成剛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是侍
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吉不
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

殊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文帝崩葬永寧陵四月癸酉日崩六月丙寅日
葬

武帝崩葬萬安陵六月丙午日崩八月丙申日
葬

宣帝崩葬顯寧陵正月甲寅日崩二月癸巳日
葬

後魏道武帝崩葬盛樂金陵天賜六年十月戊
辰日崩永興二年七月甲寅日葬

明元帝崩葬雲中金陵十一月己巳日崩十二
月庚子日葬

太武帝崩葬雲中金陵

文成帝崩塋雲中金陵五月崩八月塋

獻文帝崩塋雲中金陵

孝文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帝哀毀過
禮諸王詣闕上表請時定北域及依漢魏故
事太皇太后終制既塋公除詔曰自遭禍罰
惶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
未甚聞王公復上表固請詔曰山陵可依典
策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敬親至陵所詔諸
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塋太后於永固陵帝謂陵王公固請公除下
按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塋左傳以為同執
至荀卿子曰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又曰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

足容事事足容成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
備物之謂道矣蓋以万乘之尊四海之廣喪
期至於三年則必備物尽礼以至其孝勿之
有悔焉耳此古孝子之心也秦漢以來習為
短喪之制例以既葬釋服於是惟恐葬期之
不促自兩漢至六朝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
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士之禮
也魏孝文力行古道獨為三年之喪而其臣
徂於歷代之制固請釋服歟釋重服則必先
促葬期而帝眷詔曰侍奉梓宮猶希彷彿山
陵遷厝所未忍聞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
釋服賢矣哉

孝文帝崩葬長陵四月丙午日崩五月丙申日

塋

初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餘營
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又遷洛陽乃自表
遷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名曰万年
堂云方山即永固陵

武帝崩塋景陵正月丁巳日崩二月甲午日
塋

孝明帝崩塋定陵二月癸丑日崩三月乙酉日
塋

齊神武帝塋於鄴西北障水之西名義平陵

齊世子澄虛塋神武於障水之西潛鑿成安
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穀
其群臣父齊之亡也一臣之子之發石取

金而處

文宣帝崩塋武寧陵十月甲午日崩次年二月

丙申日塋

孝昭帝崩塋文靜陵

武成帝崩塋永平陵十二月辛未日崩次年三

月甲申日葬

周文帝塋成陵

孝閔帝崩塋靜陵

明帝崩塋服陵四月辛丑日崩五月辛未日塋

武帝崩塋孝陵六月丁酉日崩七月己未日塋

宣帝崩塋定陵五月己酉日崩七月丙申日塋

隋文帝崩塋太陵與獨孤同墳異冢士庶赴

塋者皆聽入視陵內七月丁未日崩十月乙

卽日塋

煬帝初塋吳公墓下後改塋雷塘

唐高祖 獻陵在京北府三京縣界五月六日

崩十月庚寅日塋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依漢長陵
故事務在崇厚時張亮倖功後勞弊秘書監
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
薄塋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
親然實而言之高墳厚牀珍物必備此通爲
親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文霸
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
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
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物一不得用金銀銅

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
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
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
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
遠者十五年方始成今以數月之間而造
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六郡五
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徃時而工仰與之一
等此臣所漢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
從節 太宗仍令中書侍郎岑 謂曰朕欲
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損為儉素如欲
徼 之志 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
之憂朕不能自決 平章必令得所勿置

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處世南封事付所
詳議以聞司空房玄令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
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
不樹因出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

二

丈立規又傷嬌倂光武中於明主多依典故
遵為成式實謂數宜伏仰遵故命俯禮
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憂發罔極素猶
一體無容固使卿儉而朕於不孝也今便敬
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唐凡國陵之制皇祖已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
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冬一祭皇考陵及
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
伍十六品始將進衛所司必先以送太上與

上食滋味薦之如宗廟貞觀十三年正月一
自太宗廟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杖周衛
陵寢至是寅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
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期納
復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
服入於寢宮執纛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
物匍匐床前悲慟左右侍御莫不歎歔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
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
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峻山孤聳迫絕
因而帶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
營山陵於九峻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佐命功臣姜深每輯追念在昔何日

忘知漢氏相符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焉終之
養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
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秘器使
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諸陪陵塋
者听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
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陪塋者不知
之若官人陪塋則陵戶為之
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凡擎左右兆域
內禁人無屑塋埋土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塋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
館陶公主注河
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加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鄭王元懿
號王元鳳
鄭王元亨
徐王元祐
滕王元嬰
鄧王元俗
魯王

元夢郝王元乾江王元祥齊王元曉并州總
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
公和棗國公錢九龍刑部尚書劉德威邢
部尚書沈叔安

十一年十一月堊文德皇后長孫氏於昭陵帝
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塋以為盜
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本意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
陸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功
統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
皆用土木形具而以虛費竊盜息心存歿無
累當百子孫奉以為法上念不已於
先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外魏徵同登使視

之微熱視曰臣皆不能見上指視之微曰
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
泣為之毀觀

太宗崩塋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峻層封
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為玄宮山旁架梁
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玄
宮門頂上亦起游殿五月己巳日崩八月庚
寅日塋

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
双陵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
山棧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往旧山陵使
閭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雷擬有今日今既
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 宮

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校
道固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緩引
礼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聞楊先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
長貞觀中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列於此司
馬門內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帝
氏賢妃徐氏才人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蜀
王惜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
明蔣王憚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
駙馬常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吳公
主駙馬長孫騰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睿

公主駙馬政給長藥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
公主駙馬王大礼南平公主駙馬刘玄懿衡
陽公主駙馬何史那杜尔新城公主駙馬常
政舉城王公主駙馬薜瓘長廣公主駙馬楊
思道棗城公主駙馬肅銳長沙公主駙馬豆
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彦雲臨川公主駙
馬周道務晋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
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礼
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漢國公溫彦博宋
國公蕭瑀中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
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
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户部尚書李大
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洧國子

祭酒孔穎達礼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
元惠太常卿諸亮礼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
書元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
監唐加會李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
卿姜遠秘書監岑景倩泉正卿李芝房光祿
卿房光豪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尉
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婚贈
鴻臚卿竇庭蘭金州刺史盧正松洪州刺史
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孝節衛
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觀幽州都督長孫
敬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
珍常州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裾汝
州別駕房漸五清道率房

江夏王道中

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
州都督史幻度陝王府司馬史高謙芮國公
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
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 鄂國公尉遲
敬德加國公同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
梁建方魏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宝周國
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吐摩大將軍蘇泥熟大
將軍漢東宮李孟弼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
遲宝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丘行恭
大將軍賀蘭慈大將軍賀張世師大將軍許
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驤大將
軍懷標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
將軍

大將軍姜確大將軍

可 阿史那步真大將史赤大將軍李森大
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公孫雅靖右監門將
軍魏天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
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太寧千闥王尉遲
光盧公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
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會何將軍楊思
訓將軍元仲文將軍盧承基斛思正貴將軍
徐建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將軍薛万均
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
軍斛 显左衛郎將軍姜斯中郎將殷存爽

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隆定
王替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於昭
陵封內先造靖墓主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

歸葬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雖朔望冬至夏秋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除之

六年正月朔高宗詔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憐隔畢易服詣寢宮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薦大牢之饌加理羞拜哭奠饌閣服御而辟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記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二之太常給鹵簿仍着於令

高宗崩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次年八月庚寅日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
素節邵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
主安吳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
進劉蕃禮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
楊再興左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
武衛將軍高侃

始貞觀禮歲以春仲月巡陵至武後時乃以
四季月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
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
秋仲月遣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
有起居遂為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止事生
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
起居準或二時巡陵手敕曰乾陵歲冬至寒

月以差則以升避之後當山陵故少遲於前
代虞世南諫既可見及太宗親為肅藏則又
不及五月高宗以後或遲或速大槩不越五
六月雖少遲於近代而終不能復古禮明王
蓋亦循古事耳致堂豈未之考耶

橋陵陪葬名氏

鄒愍太子重後宜城公主金城公主長寧公
主城安公主貞然公主郾國公主彭國公主
駙馬李斯訓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葬橋陵至金粟山觀岡
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金後宜葬
於此後遂追先帝葬焉

天寶二年每歲以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又以

寒食薦餚粥雞冠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十三載制獻昭乾定禘五署改為臺令丞各昇
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

開元禮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
設小次於陵祈道西南大次於竅西南侍臣
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
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於南皆相地地
之宜前行二日遣大尉於廟皇帝行至宮
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鄉位於陵東南
隅西向有岡麓之刻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
竅宮之殿東陞之東南西向尊珽陳於堂戶
東南百官行從宮室客使位神道左右竅宮
則分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

伏於陵寢三刻行事宮及宗室親五等諸親
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階者就位皇帝素服
乘馬華蓋纒扇侍臣騎從詣小次步出次至
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還太
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
位吉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伏位列
立以俟行石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
帝步至寢宮南門伏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
陞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
入省服玩收拭帳簀進大牢之饌如珍羞皇
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比立太祝二人持
王冊於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
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

相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祭者祭東序
為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右從謁則設大
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張公主
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少行帷具
帳謁所內謁者設皇右位於寢宮東大次前
少東先朝妃嬪位而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
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右秉西望
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罩衣因與引道妃
嬪以下乾位皇右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歸
又拜陪者皆拜皇右還寢東大次陪者還皇
右細釵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
主以下從至次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
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西司贊位妃嬪東北

階東向皇右再拜在位者皆并皇右膝而階
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右再拜進省先
右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乃降西階
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東衣皇帝通乃
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大常
卿所司饌食車府令具輜車一馬清道
南百步道東西向左校令具雜器以備汛掃
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祀郎以下從至次設卿
位北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
南皆西向奉祀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
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道卿贊
引導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它陵
有災治則命之自開元十七年以後無親謁

陵故事

玄祖崩塋泰陵在京北府奉先縣界肆月五日崩以年三月辛酉日塋

泰陵陪塋名氏 贈揚州都督高力士

肅宗崩塋建陵在京北府醴泉縣界四月十八日崩次年三月庚午日塋

獻昭陵定泰五 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帷幄伏庫一事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德宗崩塋崇陵在京北府雲陽縣界正月崩十月塋 無陵塋

順宗崩塋豐陵在京北府富平縣界正月崩七月

月塋

無陪

憲宗崩塋景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正月崩五
月塋

景陵陪塋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
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穆宗崩塋光陵在京兆府奉先縣正月崩十一
月塋

光陵陪塋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
蕭氏

敬宗崩塋在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十二月崩
次年七月塋

莊陵陪塋名氏 懷悼太子

文宗崩塋在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正月崩八

月墓

無陪墓

武宗崩墓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三月崩八
月墓

端陵陪墓名氏 賢妃王氏

宣宗崩墓正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八月崩次
年二月墓

正陵陪墓名氏 婕妤柳氏

懿宗崩墓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七月崩次
年二月墓 無陪墓

僖宗崩墓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三月崩十
二月墓 無陪墓

昭宗崩墓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

梁太宗崩墓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

十月十五日葬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勅關內諸陵頃因乘亂例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州府據所管陵園修制仍四時各依例薦饗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陵戶仍授尚書工部郎中李逢京北少尹完修奉諸陵使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帝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

朝謁

晉高祖崩塋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
崩十月十日塋

漢高祖崩塋魯陵在洛京都咸縣正月二十七日
崩十一月二十七日塋

隱帝崩塋額陵在許州楊翟縣拾一月二十一日
八月十二日塋

周太祖崩塋高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
崩四月十二日塋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晉西位見唐十公陵
無不發掘者此魚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
當衣以紙衣以瓦棺速營塋勿久留宮中
塋中無用石以譬代之徒後皆和雇勿

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獨其繼徭使
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至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
遣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
吾吾不福次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并嵩陵至
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
近郊人金帛有差

世宗崩塋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
十一月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

宋宣祖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太祖乾德元年
改卜陵寢得地於河南府鞏縣南訾鄉鄭封

村二年以宰相范質為改卜安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等為儀仗使吏部尚書張昭為鹵簿使皇帝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未幾質免相以開封尹代克改卜使契總轄五使事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五臺乳臺至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鵠臺增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周面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南開有司言改卜陵竅宣祖和有哀用又文班官各撰挽歌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輜纛纛輓車春輿銘旌哀謚用寶車方相買道車白憶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

拂燾明器與漆梓宮受余儀棺梓素琴包牲
倉瓶五穀與瓷甒瓦甒惠事詔曰特與少府
同製山器又言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舊以
梭欄梓鐵盆鐵山以燃漆燈宣祖袞冕昭憲
花釵罩衣贈玉十二神常曠當野祖明祖思
地軸及留陵剝漏寺並望修製從之有司言

為山陵按行使齊王迺美為山陵使兼橋道
頓通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待官為之
次年三月奉用室告於南郊讀於灵座前四
月啓攢宮上以郡臣皆服如初喪朝脯臨亦
常服山宮城發引上親啓奠初奠出諸明德
門外行遣奠之禮讀哀冊又諸大升與前哭
尽哀再拜奉辭釋纓還宮灵駕發至都城門
外百官奉辭訖凶伏如安陵進增輜輶車及
神帛肩輿鹵簿三十五百三十九人乙卯葬
永昌陵在河南鞏縣陌宣祖永安陵己未神
主將至群臣出都城奉迎安於大明殿自啓
攢前三日至奉安神至皆廢朝五月己卯附
廟亦廢朝仍禁京城皆樂十月崩次年四月

葬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以雍王份為山陵使餘
四使及按行使副如前制有司言大駕鹵簿
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全用其數慮山塋近
隘車騎填委望加裁定詔用其半皇堂深百
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八尺置守
陵只百人作殿以設聖容朝暮上食四時祭
享十月丁酉灵駕發引以太宗好玩弓劍筆
硯琴棋之屬列於伏内僧道威儀奉引繪聖容
三冠服一常服設輦殿置伏中有司言發引
畢皇帝當改御吉服上不忍止以縗服還宮
乙酉葬永熙陵甲寅神主至奉安於含光殿
上服抱步出殿門迎拜嗚咽流涕前導神

主至殿階下群臣就列安神畢拜奠而退之
十月附廟上服祥袍前導神主由西上閣門
出乾元門外奉鮮如永昌陵之儀三月崩十
月葬

元德皇后李真宗生母以至道三年十月追
尊先殯於普安禪院咸平元年議改卜園陵
二命命使按行園陵地議立陵名礼官言周
顯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
塋謂之附葬漢呂氏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
同塋兆而無名号又康穆宗二后王氏生恭
宗蕭氏生文宗並附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鵠
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
之

景德二年皇太后李氏崩四月天監言奉詔之
集衆官諸家葬書選定園陵年月今歲甲辰
年分未到宜用閏九月二十三日權攬於壬
地至丙年始吉詔礼官詳定上奏曰伏
以宗廟儀之享祀為大三
年不祭則闕熟
甚焉再三詢問日官復有論列安敢以礼官
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况事繫園陵理
務便宜今參詳喪葬之儀古有變礼合附自
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襄書之簡編亦無機議
礼云葬者藏也歆人之不得見也既不歆穿
壙動士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塋訖三
后之殯居官以龍輜攬木題奏蒙摎上四注
如屋以覆蓋盡塗之如今理如不欲入土則

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撝禮而存臺名所異
粗合經典使可行虞祭升祠神主祭享宗廟
宰相請依禮官之儀詔可

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奏朝拜諸陵凡百費用
以官物充增修館驛以備行宮從臣百司儲
擬供御並從省約諸司需索非有勅命州縣
不得供給道路不得廣役夫丁修治隣近州
府長吏不得擅離本任赴行在諸道不得以
進奉為名科配起居表章附廐置以聞
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此亦
勞民所至但飾州縣廨舍處之百司非有司
事祇應不合扈從

九月一日太常禮院言朝令準故事合非小

駕鹵簿唐貞觀中 太宗朝獻陵宿設黃麾
伏周衛陵寢今請遂陵寢並周設廣麾伏又
古之記事必書方冊方即今祝版也方則燔
之用則藏於其室唐至前一日陵令以玉一冊
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愛之今請酌中造
竹冊四副

從祝官及皇親并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
中並陪列於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
舊儀詣寢宮到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
行今望人預先入赴寢殿立班又貞觀中
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內車
駕朝拜

明德攢宮止特服素白之衣當時

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拜陵塋上服淡黃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準故事先朝永熙陵又儀注每陵奏請行事及拜

皇帝皆兩次再拜陪臣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拜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遂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郊羞庶品近禮以羊豕代太牢今備請少牢之祭設殿讀冊畢服詣寢宮上郊羞庶品別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大尉告太廟今請依禮備告六室詔時服素白衣行行事次序如告廟餘悉依所請

十一月詔三陵陪塋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

閣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將來朝拜日並令有司隨尊卑各設位於諸陵下宮之東序以致祭焉

凡陪塋子孫安陵一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永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祝版一永熙陵八墳量設五位祝版一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鞏縣朝陵二十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宴迎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宮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齋于永安鎮之行宮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與輦轍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獻之禮次議永昌永熙陵又詣下宮凡上宮用

祝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周家人
礼百官皆培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
於陸西南設惺殿祭如下宮礼帝每至陵寢
望門而哭礼畢備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
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內臣
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
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惺次更衣服詣
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拜無奉辭之禮帝感
墓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还左右
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却度昭應水許進焉
至行宮始御常膳仍遣官祭一品墳皇親諸
親家

太中祥符三年詔將來祀汾陰还時朝拜諸

陵大略如景德四年之禮具元年二月真宗崩以宰相為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叅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等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己酉日塋永定陵自啓攢至祔廟如舊禮

內侍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它我走馬入見太后安之安有不從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元及元恭
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
陵使議何否元恭見丁謂言之謂亦知其非
而重違元恭惟惟而已元恭及入奏太后曰
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果有上石盡水
出王曾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密奏之大
后大驚乃誅元恭謂貶崔州司戶始丁謂請
名陵曰鎮陵及謂貶馮極謂三陵皆有永字
故易曰永定陵然來安乃永安縣名也宣祖
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
改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極不孝當時無
王之者

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

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
詔宗室正事吏以上一賓朝拜罷永定薦納
之非禮者

四年減桓子戶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戶永
定五十戶會聖宮十戶

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發諸路卒四万六十
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奉士王珪言古者賤
不誅貴紂不誅長礼天子報天下誅之近制
惟詞臣撰議即降詔頗為報天之義欲措
典禮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庶僚於
南效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詔從之遂為
定制十月中辰葬永昭陵庚子虞丙午祔初
永安縣官月朔朝廷陵望朝三辰禘琦言昭

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相望分朝諸陵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道詔山陵務從省約所
歷郡縣無科率煩民八月癸酉日塋永原陵
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十月己酉日塋永裕陵
紹聖元年四月太使請徙去永裕陵禁山民墳
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徙墓得無擾乎
若無所害則無陵徙果不同國音當給官錢
以資塋費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七月壬寅日塋永泰
陵

諸陵儀制治平四年 永厚陵置使副使二
增募奉先軍一指揮昭陵東南禁地占民田

者優價償之熙寧五年建昭孝院奉永昭
永厚陵以官田給始詔又臣兩省代臣閤門
使以上道陵下聽朝謁故事歲遣朝陵官自
宣祖至真宗惠皇后總以太常宗正卿
三人其餘九陵即通遣郎中或清望官二
人分詣太常宗正卿閤尚書省四品兩省
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充又闕遣以次官獨
永定陸輪宗寺及太常卿禮院官一人春秋
朝享因之檢察陵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
祭則遣朝官其永厚陵準永定陵故事
應諸陵奉祀于床什器各以東闕庭藏之元
豐二年詔增陵園地為七十有五步以應生
火中五十之數禁昭陵東北山口路勿耕鑿

中有民田則給其直或易以官地舊以兆
南地十頃有畸資官費而監議官循習以為
圭田帝詔曰陵寢重事今守吏不法如此不
可不深加懲治其还強毅官劾治以聞初
永熙陵之艮巽方築隄以鎮土至是因日官
有請乃命為隄於永厚陵及獲園之東行
鎮土法各於其方以珎室玉石為獸瘞之詔
朝陵官非靠任執政事止奠獻薦新其勿進
湯特拜應諸陵官物皆籍二年一遣官檢察
陵臺合通治陵事隸太常寺仍專按視陵域
或内外林木歲以數申寺其典領官月一出
所藏衣冠及應供奉之物以時展閱暴源六
年太常博士何詢直言自秦漢即陵為寢有

事生之具今祠陵官具牲牢俎豆以祭服行
禮而朝獻景靈宮純用時王之制陵寢義當
一體其朝陸薦牙盤食獻官止以常服六陵
下宮及會盛宮門各視廟社宮門立戟二十
四皆從之復詔朝陵自今各遣官太常寺輪
長貳餘以宗室遙即防禦使永安陵下宮之
南令加舊地十步三尺仍視其制度增修厚
陵其 永昌 永熙陵亦繕治之陵官輒離
陵所以擅去官守法論若宮人朝陵毋以伎
樂迎送昭陵下宮 帝后同惺薦獻安陵以
祔及昌熙定陵悉無 諸后神像長至元正
清明節 帝后異宮酌獻土食皆不豫饗七
年因何洵直之請乃命各設后位遂選宮定

薦獻供奉式焉

高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永安軍祖宗陵寢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墳可差西京
留守及臺官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合
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墳委
州守臣依此又詔河南府鎮武使翟興國結
本處義兵保護陵寢

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遺詔擇近
地摧殯侯息兵歸塋園陵棺取周身勿拘舊
制以為它日迂奉之便六月殯于越州會稽縣
上亭卿土許里謚曰詔慈獻烈攢宮方百步
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上用鉉錫置劬堅巡
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

辦如天章閣之儀以香火院為秦寧寺虞主
還温州於温州行祔廟之禮

二年知詔吳府張守言順常備位政府今叨領
藩府伏觀昭應獻烈皇后攢宮近在奉府界
望許臣攢宮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從其請
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於行
在法惠設位行望祭禮從之自此每歲薦獻
率循此例

紹興七年正月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
上舉哀成服命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六月宰
臣張浚等詣南郊請謚廟號真宗閏十月戶
部尚書張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謚冊之禮不
行請依景德元言明得皇帝故事行里重虞

十二月四月礼部太常寺言徽宗皇后顯肅
皇帝梓宮至宜推設龍德宮以備安奉迎梓
宮皇帝及百官宜依永安陵改塋故事從之
詔侍從臺諫礼官修奉陵寢或攢宮工部尚
書吳玠等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推攢故
事修奉攢宮詔依八月車駕詣臨平鎮迎
奉二梓宮九月癸卯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宮
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五十 十三年陵各

日永祐

朝野雜記徽宗初塋五國城後七年擄人乃
以梓宮還行在梓宮將至上復黃袍乘輦詣
臨平奉迎登舟易總麻服百官皆如之既至
行在寓于龍德別宮以故侍漏院為之行在

宮南門外之東

帝后異殿先是選人楊煒獻書于執政李光以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在宣義郎王之導亦貽書諫官曾統奏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擲有司預至袞冕輦衣以往至則納櫛中不改歛

又曰徽宗梓宮將還宰相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灵駕旣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攢宮禮部員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檜意独上奏言乃攢宮之舊稱則莫能是通和中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面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於是義

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大使擢歲中不利
大莖請用明德皇后故權攢許之議狀遠引
明德而近捨昭慈似有所也其後

高祖遺誥亦稱攢迄今遂循故事

又曰永祐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之不欲行乃
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
備置五使又相周謚公掩攢宮從所請也
時左相王季海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之行
然陵成時王卒罷永阜之設既命左相留仲
至未塋而仲至遂占相趙子直亦不欲行乃
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議使而
命參知政事余處恭持節趙梓宮既塋師禹
封永寧郡王子真遂得罪處元末永崇陵將

復土右將謝子肅亦不行乃命平原王韓侂
冑爲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爲故事

十三年禮部太常等言將來郊祀禮畢合奏謝
諸陵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攢宮以差
官行禮內諸陵權於臨安府法惠寺設位望
祭差南班宗室二員行禮從之

二十年正月臣僚言陵廟之祭日有薦新永祐
諸陵缺而未議望令有司討論舉行其新物
令逐宮預行開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三十一年崩聖皇帝凶問至以六月奉哀成服
七月宰相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諸謚之廟
號欽宗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欽宗之喪奉哀於天章

闕南以奉士院為凡遊殿遙上陵名曰永獻
既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許以迂
未且并煇靖康粹宮朝庭難以虜人乃以礼
陪葬于鞏縣云

顯仁皇后常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詔兩攢宮
禁地內有迂士庶墳塚屋宇及收買士庶田
產山林地段專委守臣檢察宮陵所攢置告
諭先佑定實直倍數支還取人戶收領毋令
人吏乞覓騷擾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
步去冬新立四隅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
已迂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居於官
今皆為禁地而士庶立墓錯雜其中陰陽家

流或謂尽宜挑去以肅陵域且有之內將內
從天柱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為攢宮不
必挑去是故上貽 聖慮命臣躬親前去看
定臣遵奉 睿訓周視四隅得得士庶墳塚
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以挑去一百七十
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去攢宮經
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
乃于尽今挑移始有紛々之論太史局各守
其說皆虛但浮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
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塋于渭南章臺
之東曰後百歲是當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
興長樂之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
真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近而當時不聞迂

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以挑去而築實之無可柰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業已相望雖山林掩蔽皆存禁地若一旦悉陵挑去恐傾泄地氣廢於人情有所未安故下詔吳府專委守臣出傍備生宮陵制內所戴曉諭民間如對界內舊墳有願遷出仰各保開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從之

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為所請使之虜請陵寢地

先時上賜宰臣陳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寢論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遣使就彼所請卿以為如何可密奏未俊卿以為未

可坐罷相知福州乃遣成太行令學士院草
因書以陵寢所在欲求河南地為辟成大將
行必書少暨李壽等皆不以為然國子博士
丘宗山輪封諭其然蓋啓侮上不樂曰卿家
祖先墳墓為人占據莫亦須理會否荅云臣
能訴之不能告之上赦恕成大既出彊使
還其國書云何約再成界山河以如舊臧音
據至指鞏洛以為年授曩時無用之文讀今
日既蒙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上可
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
並廢於行塗明年遣趙惟賀虜主生辰復附
國書略曰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
騷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

其後虜人徙塋敬宗於鞏原而荆襄謀叛乃謂以十萬騎奉迁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師咸謂增戎後卒無事

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宰相王淮等上陵名曰永思詔攢宮遵依誥務後檢約凡修營百費並從內庫及封樁錢物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並免仍不得以進奉攢宮為名有所貢獻

按行使蕭燧等言相視到太行太上皇帝穴地段係在徽宗皇帝攢殿籬圍之外正西北顯仁皇后攢殿近上正西向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詔戶部侍郎葉翥充覆按使

紹興五年孝宗崩宰相趙汝愚等上陵名曰永

阜昭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蓋攢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六飛駐越

昭慈正獻皇后上賓因卜地摧殯於會稽上

皇村蓋使於修奉也及卜祐陵遂就其側併

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祖緒

從其兆則追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子

直時守蜀乎䟽論會稽攢宮淺薄可為深憂

且復祖宗山陵之制朝論不從於是自

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矣

孝宗將殯子直為樞密使建議以攢宮本非

以制寶居淺土蔽以上宮初期尅復神京奉

遷神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寔難旦死者無

終極國家有廢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其貴禍

識者深以為然時日官荆大声已卜地

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近例神穴深九尺按行使趙德老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于直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仲至以為不然於是德老與覆按使謝子肅附其說乃命大声改卜於新穴之東視親穴繞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從之為覆按使還言當少寬時日別求吉兆而內廷左右以上久居喪次內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自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及循古制豈拘七月之期奏劉德修所草也朱晦翁時在經筵復上奏論台史固吝之說不可信

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伍分則是開至六尺一寸伍分即與舊穴五尺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如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說言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遂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切見近年地里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暨司疾速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今於近甸廣行相視或謂晦翁之意似屬蔡元定季通也所謂音者蓋近世庸妄之說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地向背各有其宜以因姓論之必當用離山坐南向北之

地晦翁以礼而言則死者北首若以術之言則凡擇地者必論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晉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勢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向北固已合於國晉矣又何告之少而凶之多邪疏入不報其後率定永阜殯陵于會稽子直請於故事建陵台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 成穆成恭二后則先塋於赤山

慈懿皇后則殯於南山淨慈寺

慶元六年光宗崩丞相謝深甫等上陵名曰永

崇

按行使副韓邈黃鑑言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視得大王太上皇帝神穴係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宮開地段委是國音玉氣聚秀之地依得尊俾次序可以安見旣而差官覆按從之

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於永阜陵正此附殯吏部尚書陸峻等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附是致別葬若上仙在上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它諸后葬在山陵之前有神灵既安並不迂附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橫

宮典禮已備與章璫二后事体不同所以更
不迂附切摺前件典禮抵緣喪有前後勢所
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奉太皇太后上
仙從葬阜陵祿得上件典禮從之成穆孝宗
正妃未登位 成肅孝宗繼妃登位後立為
后

元九宮車晏為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剗肖人
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
皮帽其靴靴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
以金壺瓶二盞一挽揀匙筋各一殮記用黃
金為箍四條以求之與車用白毡青綠納失
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
媼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足以黃金飾鞍

轡龍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
祭至所塋陵地其開穴所所之土成塊依次
排列之棺既下復次掩覆之共有剝土則遠
置地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
致祭三年然後送